

悲愤·血泪

南京大屠杀亲历记



时事出版社

悲 愤 · 血 泪

南京大屠杀亲历记

本社编辑部选编

时 事 出 版 社

悲 愤 · 血 泪
南京大屠杀亲历记
本社编辑部选编

•
时事出版社出版
(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)
北京昌平展望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75 字数：150000
1982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40000
ISBN 7-80009-020-5/K·06 定价：1.35元

出版前言

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已经远去，但悲愤与血泪犹存。我们节选并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要记住历史。历史是不能篡改的，历史是不能忘记的。日本侵略军血洗石头城的暴行，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，大陆已出不只一种，但本书仍可以说是特色独具。特色就在“亲历记”三字。郭岐先生当时潜伏南京三个月，目击了这滴着血泪的一页。曾根一夫曾参加了南京大屠杀，写出了由善良到邪恶的心理过程，也写出了他的忏悔心情。二文均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见过昨天的人，是历史见证人。知道历史的人，是强有力的人。我们相信读者会欢迎这本书的出版的。

目 录

陷都血泪录	(台湾) 郭 岐 (1)
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自述	[日本] 曾根一夫 (110)
外国人所见日军暴行	[英国] 丁伯烈等 (169)
屠夫的下场	(台湾) 刘方矩 (192)
〔附录〕日本军妓的悲剧	(194)

陷都血泪录

(台湾) 郭 峻

为日军暴行作见证

怒吼、喝骂、指责、诅咒，愤怒与激动的大汉儿女，炎黄子孙，群集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。大礼堂的楼上楼下，门里门外，拥挤得水泄不通，万头攒动。成千上万只坚定有力的手，一致指向被告席上的那个小矮胖子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案主角、元凶、抗战初期的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。

时间是1947年3月25日，上午6时以前，我应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讯，为谷寿夫战犯一案作证，如时如刻抵达南京励志社军事法庭。

我一眼就看到了被告席上的谷寿夫，那个遍身染满血腥，9年多以前，曾经在我国南京，一手制造古今中外从未闻之的大屠杀案的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，在他指挥之下的疯狂日军，演出了举世震惊的空前暴行，受到全球舆论的同声谴责，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莫大污点，根本否定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国际地位。

谷寿夫一脸漠然麻木的表情，他在万目所视，万手所指之下悚悚自危，正襟危坐。他还在中年，身材矮矮胖胖，蓄有东洋小胡子，身穿便服。他貌不惊人，语不出众，谁能想到，他身上背着十余万惨遭屠戮奸杀者的血债！

国防部审判战犯最高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先生升堂入座，全体肃立，声震屋宇的愤怒叫骂声立刻戛然而止，人人起立向主持公理正义的法官先生致敬，石审判长先请检察官宣读谷寿夫的滔天罪状——那厚厚一本，多达5万余字的罪状是我所提供的，一部血泪交织，读来令人目裂发指，肝肠寸断的真实纪录，是日军攻陷南京以后，我因不及撤退困居南京三个月中，亲眼目睹的日军奸淫屠戮暴行的纪实。

检察官先行核阅我的全部笔记；开庭审判谷寿夫的时候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他仅只择其大要，列条摘述。但这一项摘要宣读，即已费时大约1个钟头。在那1小时整个法庭肃然无哗，鸦雀无声，只有检察官琅琅宣读的声音。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回首前尘，曷胜悲痛凄怆，几乎人人都是热泪盈眶。

粪池掏宝性命30条

检察官宣读我的《陷都血泪录》，长达1小时许，好不容易始将摘出部分宣读完毕。励志社大礼堂的楼上楼下，顿时一片紊乱，旁听的各界人士为那个证词深切感动，有人号啕大哭，有人掩面悲泣，有人指着大刽子手谷寿夫破口大骂，有人歇斯底里地狂喊着：

“用不着再审判了，快把谷寿夫拖下去五马分尸，为死难军民报仇！”

幸亏有大批法警竭力地维持秩序，请旁听的中国同胞勉力压抑愤怒激动情绪。在这神圣而庄严的法庭上，方始不曾发生意外。

石审判长一开口，偌大的法庭顿时就安静了下来。审判

长首先朗声地介绍了我，然后，他命令我起立发言，当众作证。

我徐徐站起身来，坚定有力地说：

日本军队侵占我国首都南京，他们的暴行，史无前例，罄竹难书。今天在法庭上，我仅举出下列数则，作为例证。

日军进入南京以后，搜刮劫掠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真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至。举一个例子，他们连奇臭扑鼻的大粪池，也不肯轻易放过。

在南京东冈头，有一个大粪池，一部日军硬说粪池里面藏有值钱的东西。他们自己怕臭怕脏，便吆赶来30多位中国老百姓，硬逼着他们下粪池去打捞。

时值严冬，天寒地冻，30多位中国同胞既冷又怕，站在粪池边上瑟瑟地抖缩，他们眼见那座粪池面积奇大，其深无比，粪汁和便溺正发出熏人欲倒的奇臭，当然会迟疑越起，逡巡不前，没有人敢于奋身一跃，没入池底。

这时候，那一批日兵便声声喝令，一再催逼，当他们看到我国同胞在粪池之侧，面有难色，立刻便拉保险，弹上膛。随便拣一个人扬手便是一枪，那位同胞中弹倒地，当场惨死。但是其余同胞仍还畏缩着不敢下粪池去，日军发出疯狂的狞笑，他们不再喝令不再催迫，却在粪池边上把哀哭求饶的我国同胞10余人当作活靶，每次枪声响处，便有一位我国同胞猝然栽倒。灭绝人性的日军连杀我国同胞10余人，再用步枪横扫猛击，把其余十几位我国同胞尽数扫下粪池去。粪汁四溅，骇呼凄厉，日军连连倒退几步，他们在恐怖凄厉的夜里，等候那十几位中国同胞给他们捞上来些金银财宝。

静夜寂寂，月黑风高，料峭的寒风在为苦难的中国人悲

号，日军耐心地等了很久很久，大粪池依旧悄无声息。及至他们走近粪池再去探觑，这才发现那十几位中国同胞都在粪池里冻死溺毙了，这就是30余条人命的最后归宿，他们也有父母兄姐，妻子儿女，和日本皇军一样是有血有肉，同文同种的人类。倘若那一批日军有朝一日恢复了人性，他们当不难发现，为什么那30余名中国人宁愿中枪而亡，也不肯跃下粪池，因为他们知道在粪池里冻死溺毙，实在是比一弹毙命更惨。

胁奸不从和尚去势

我竭力平抑自己起伏不定的心胸，使声调恢复平静，向堂上提出第二个例证——

我国自古以来，即为礼仪之邦。长幼有序，男女有别，女子的贞操重于一切。但是日军所到之处，无不破坏殆尽，日军一见到女人，不分老幼美丑，一概加以轮流施暴，稍有抗拒，便用利刃插入下部，一刀毙命。这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禁不住而想到，是否日本人统统都是色情狂，他们的男女相遇，也可以如禽兽般白日宣淫，当众解决。

由于日军攻陷南京，我国妇女同胞大遭其殃，受辱或拒辱而死者尸如山积，逼得南京少妇长女纷纷改装易服，千方百计冒险逃出城外。

有一次，一位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由他的父母用尽心机加以改扮，化装成一个男孩，再在父母的陪同下，冀能通过中华门日军检查，逃出城外求一条生路。

当这一家3口通过中华门时，按照日军的规定，都向日本岗兵敬过了礼，再拿出事先领下的难民证，请日军查验放

行。一名日军看到了那名女扮男装的女孩子，便问：

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

那女孩子故意压低了声音回答：

“18。”

诟料，这一开口就糟了，男音女音大不相同，一出声便被日军听出了破绽，当下不由分说，把那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拉进卫兵室去呼朋牵侣，轮流强暴。女孩子的父母便唯有在门外听着女儿声声的哀呼惨叫，婉转长啼。当下热泪长流，懊恨欲死，恨不能有条地缝钻下去。总以为女儿在受尽摧残以后，还会被日军释放出来保全一条小命。他们哪里想到日军寻欢作乐，花样太多，在兽欲获逞之余，照例要硬拉几名中国男人来，逼他们依样画葫芦，演出活春宫。敢于不从者顿时乱刀齐下。所以他们在相继辣手摧花以后立刻拎着裤头出来拉“夫”，而且一拉就拉了4个之多。

这4个中国同胞是从乡下进城来的，一个个长得身强力壮，他们听说日军逼着他们当众演出，顿时吓得魂飞天外，宁愿跪地求免，誓死都不相从，因为他们纵为不曾受过教育的乡巴佬，也不愿跟日本人一样：“其异于禽兽者几希？”

卫兵室里正苦苦相逼，打鸭子上架，卫兵室外女孩子的父母却在哭得死去活来，几次三番要撞城墙自杀。正相持间，从中华门里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一个胖和尚。

抗战期间，沦陷区里，一般说来，日本人对佛门子弟还算比较优待，所以这名胖和尚走出中华门外，万万料不到大祸即将临头。殊不料他偏偏碰见这几个好捉弄人的日本兵，不顾我佛嗔怒，一把抓住这名胖和尚，然后挥挥手，将4名乡巴佬释放。

乡巴佬如逢大赦，胖和尚却大遭其殃。日本兵指着床上

那袒裼裸裎，掩面痛哭的小姑娘，非要胖和尚脱下袈裟，大开色戒，当着好些人的面，参一参欢喜禅。

惊得胖和尚面色陡变，他面对着那位饱经摧折的裸女郎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同时双手合十，一叠声地宣着佛号：“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

日军还不死心，犹然一再硬逼，亘耐胖和尚声声念佛，屹然不为所动。日本皇军惨无人道的好戏看不成了，居然老羞成怒，他们七手八脚，脱下胖和尚的中衣，手执钢刀，频频作势，向那胖和尚出语恫吓，提出最后警告说，“汝生此物，既然无用，不如给你去了！”

胖和尚依然瞑目不答，只是念起佛来越来越快了。当下就有一名日军狠狠地一跺脚，一手执物，一手挥刀，只听见胖和尚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身子往后便倒，他疼得直在地上打滚，胯下鲜血泉涌，染满了遍地血污，这一下子四大皆空，其势去了。

于是，隔不多久，胖和尚便在一群日军拍掌大笑声中，两脚一弹，一命呜呼。

当庭辩论质问谷寿夫

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经过一段缄默，庭上庭下，都在为“陷都血泪”歔歔叹息，悲愤不已，汹涌如潮的斥责又一次轰然爆发，在场的同胞们向谷寿夫骂不绝口。石审判长命谷寿夫提出答辩，这是全部审判过程的最高潮了，谷寿夫是否将付出他血腥罪恶的代价，关键就在于他的答辩和我的驳斥。因此，秩序又度恢复，众怒暂且制止，所有前来旁听的各界人士，都在等待谷寿夫如何措词作答。

谷寿夫缓缓地起立，慢吞吞地发言，令人很明显地看出来，他是在竭尽所能保持他的镇静与自然，用以掩饰他内心强烈而巨大的冲激。他开口说话了，语音保持沉着与有力。谷寿夫向审判长、检察官和楼上的我深深鞠躬，然后他用一种充满“悲天悯人”之怀，而“自咎自责”的口吻说道：

“恭聆郭先生方才所陈述的证词，那些事实的确是太残忍了。不过，凡此种我并不知道，而且我也没有发过这种残害中国人民的命令。”

谷寿夫寥寥数语，便将他的刑责推得一千二净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，我为数十万惨死的同胞，无其数受害的国人着想，当然不能让他施展狡辩，轻易脱罪。因此，我决定采取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方式，用单刀直入之势，对他加以反诘；我说：

“本人所提供的证词，都是9年多以前的往事，不仅系本人亲眼目睹，而且事实斑斑可考，时至今日仍不难获得确切证据。尤其本人与谷寿夫君并不相识，绝无私人恩怨，因此所作证词，仅只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。此刻本人想要请问谷寿夫君一件事，攻陷南京之日，谷君的部队驻在哪里？”

谷寿夫不假思索，应声作答：

“攻陷南京之日，我的部队驻扎在中华路一带。”

我特地提高声音，用断然肯定的口吻说：

“那就对了！因为我方才所说的4件惨案，都发生在中华路一带，正是谷寿夫君所部的驻扎地区。因此，也就是谷寿夫君所部的卑劣作为。”

恶贯满盈最后下场

谷寿夫开始有点惶恐了，他再度请求发言，狡词辩解地说：

“可是，我并没有下达过肆虐华人的命令。”

我当时便毫不容情地质问他说：

“谷寿夫君，我请问你，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，你是否曾经下达过命令，解散军纪三天？”

谷寿夫瞪目结舌，无词以对了。日军攻陷南京后惨遭牺牲的数十万冤魂，盘旋在他的头顶。谷寿夫唯有俯首认罪。他被法庭判处死刑。

数日后，谷寿夫被押解到雨花台刑场，执行枪决。南京市民万人空巷，前往观刑，刑场上欢声雷动，拊掌称快。

谷寿夫被枪决，可以说是为南京大屠杀案告一段落，作个结束。然而，若要详述此一震烁古今，撼动中外，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、绝无仅有的残酷事件，笔者写到这里，仅只是个开始。

奉命回到南京

早在1937年，八年抗战爆发前夕，笔者非常荣幸地出任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辎重营中校营长。

我担任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，直属于总队部，我那一营一共有4个连，一律是精选的官佐士兵，和最新式的装备。11月我们的教导总队奉命回到南京。

1937年11月底，南京保卫战前夕，司令长官唐生智召集守城官兵训话，他大声疾呼地说：

“南京至少要守六个月，我们守城部队，誓与南京共存亡！”

当天，我便拣定南京最大的第一公园为营部，用最迅速的进度，给教导总队准备了8个月的械弹和给养。

我的营部起先设在第一公园，那里立刻成为日本飞机连续轰炸的显著目标，每天从早到晚炸射不停，硝烟弥漫，弹片四溅，第一公园的地皮几乎都炸翻过来了，在这样惨烈的轰炸声中，我们辎重营的官兵简直无法立足，上级命令我把营部迁到市中心区新街口中央银行，那里依然是整日不断挨炸的地方，迫不得已，我只好搬到地下室里去指挥。

当年日本陆海空军的火力实在是太强了，跟他们比较起来，我们的部队的抵抗力可谓微乎其微。因为绝大多数的守城部队都是从淞沪战场鏖战一月又半，在敌军尾随急追之下匆匆撤回来的。一路得不着喘息的机会，莫说整补，连收容本部官兵都感到手足失措，杂乱无章。更严重的是武器弹药一时无从获得补充，有若干部队甚至无力构成足以阻击敌军的火网。不错，守南京的部队在当年都称得上是极一时之选，是我国野战军的精锐，具有和日军作战的经验，可是，巨耐部队的实力已在淞沪战场拼斗得差不多了，全军上下都有精疲力竭之感，此即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；现代战争不能只凭精神意志，血肉之躯，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。

那一天下午，我派一名营副，前往军官学校，向设在校内的指挥部报告。隔不多久他便匆匆回来，告诉我说：指挥部已阒无一人，他只见大批被焚毁的军用地图和文件犹余烬未

熄，我听了不觉大吃一惊，这分明是指挥部业已全部撤退。事后方知，敌人的炮火实在是太厉害，他们不但将教导总队指挥部的指挥系统全部击毁，甚至连富贵山下可容纳一师人的掩蔽部，也瞄准了洞口，逐一地加以轰击。由而可知在掩护部里的唐生智司令官，必定也已先期撤出。南京全城的指挥系统被敌军破坏无遗，这个仗也就没法再打下去了。我带着一营孤军，总要为全营弟兄打开一条生路。因此，我作紧急措施，派一名身强力壮，勇敢而又机警的班长，先到下关去看看。我知道，当时我们唯一的生路，就是往下关方面与友军联络撤走。

问题在于，设在富贵山下，可容一师之众的地下室，亦即首都保卫战发号施令之所在，先已遭到敌军排炮的猛烈轰击，敌炮瞄准地下室的每一处洞口，予以摧毁性的猛轰，洞口悉遭轰塌，指挥系统因之破坏无遗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唐生智司令长官放弃南京，分别突围的命令，究竟有多少部队确切奉到，当然已属无从查考。因此，首都撤退时期一切的紊乱与惨剧，也就因此而起。

等了许久，派到下关探视情况的那名班长，方始气急败坏地赶了回来，他报告我说：从新街口到下关的这一条大马路上，部队有如潮涌，车马拥塞一团，情况之紊乱，为平素所无法想像。我闻报后即予判明，这一定是有若干部队，接到突围转进的命令，而使其他部队争先恐后地跟着他们走，而唯一可以突围而出的地方，就只有挹江门外的下关。

于是，我毫不迟疑，下令全营往下关撤退。起初，我乘坐一辆由摩托车附带的车斗，由一位连长担任驾驶，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侧，亲自为全营官兵开路，其余的官兵，大都有车辆可乘，一营车队，浩浩荡荡，整整齐齐，由新街口

直驶挹江门。

各级部队都在向下关蜂拥撤退，宽敞坦荡的大马路上，一片大乱的情景出乎我的想像，人潮汹涌，遍地凌乱，极少有部队能够保持队形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钻隙北进，尽快地奔向下关的挹江门，部队长掌握不住部队，各级官兵似乎也无意跟着部队行进。没有人知道他们挤向前去的遭遇，更遑论未来的命运，唯一的目的就只有往前挤过去。

兵荒马乱遍地尸骸

人挤人，车挤车，地上遍布着枪械、弹药，甚至一触即发的手榴弹，半空中有流弹在嗤嗤地飞，射中了谁就算谁倒霉，一弹毕命还得算是幸运的，中弹受伤倒地，其不被践踏而为肉泥者几希。——眼前的凄惨混乱情景，使我想起了在此前一天，我亲自率领车队前往光华门，为守光华门的教导总队第3团补充械弹，我照例身先士卒坐在第1辆卡车的驾驶座旁，驾车者是我部下的4员连长之一，我正在跟他说话，蓦地枪声响处弹如雨下，那位连长突然闭上了嘴不答话了，我惊异地喊他，再转过脸去看时，方始发觉他已中弹身亡，头部仆倒在驾驶盘上，鲜血正自伤口汨汨地流淌，我们的卡车还在继续前进。我费了好大的事，方使卡车刹住，将他的尸体移开，由我自己担任驾驶，驶完了那一段路程。

在我驾车行驶途中，我已能查获那阵阵流弹的来源，敌军的巨炮射塌了光华门附近城墙的一角，守城部队在仓卒之间，用枕头大小的沙袋迅加填补，在沙袋与沙袋之间不及加插钢筋木柱或缚以铁丝网，使城外的敌军得了可乘之机，他

他们用军刀或刺刀戳穿麻袋，袋内的细沙自破洞内很快地就流光，麻袋瘪掉，随即有一班敌军穿隙而入，他们扛来一挺重机枪，利用城墙构成死角，这一挺重机枪就控制了通往光华门的那一条大路，反使守城的我军无法获得补给与支援。我带着车队冲过敌军的火网，通知守城的我军指挥官，建议他从上而下地向突入敌军浇淋煤油汽油，然后引火轰然燃起，将一班日军活活地焚毙，方才解决了一大威胁。

由于在光华门亲身经历的这一役，使我在率队退向下关时提高了警觉，我深知敌军急于攻城，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，而今我军已经开始撤退，南京城里一片大乱，就难免有小股敌军冒死突入，向我转进中的大军施以狙击，因此我传令下去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教导总队辎重营都必须保持队形的完整，各级人员切勿轻离队伍，而且随时准备作战。

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越是拥挤，行军的速度就越慢，而且一直都在走走停停、歇歇等等，将近午夜时分了，四周一团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俄而，从大队人马后面，转来了轰轰轧轧的巨大声响，益更增添了首都双十二深夜的震栗与恐怖，原来是我们的战车，庞然大物，纯由钢铁铸成的战车也参加了血肉之躯的撤退行列，它们鼓轮疾驰，横冲直撞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不及闪避的官兵遭了殃，惊呼骇喊，哭叫喧天，在我们耳畔，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和砰砰的枪响，那无疑是敌军突入部队在展开了攻击，大地归于黝黯，官兵心忧如焚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还手抵抗，在撤退行列中造成了令人怵目惊心的重大伤亡，一转眼间又有手榴弹接二连三地爆炸，马路旁边的电线竿，一根接一根地起火燃烧，那该是举世皆无最离奇的路灯了。